

轻舟已过

文 / 王清海

第七届全国打工文学征文大赛小说银奖

她坐在河边红色的长椅上，半面朝着河，短发剪影状若沉思，远远一个侧面，王小鱼就知道是刘柳。他的心头一热，右脚松了些油门。玉带似的河边，垂柳挽着手，斑驳的光影里，他的车子缓缓地像是散步的老人。

河的东边是玉器城，白墙青瓦点缀着满目大红。这座玉器城的老板喜欢红色，厕所的地板砖和便池都用成了红色，喜欢到了极致。刘柳讨厌红色，她说大红大紫都是烂俗，河边的绿植看起来最是清雅可爱。

王小鱼初到玉器城的工作，是在雕刻车间，将一些废料打磨出各种各样的光滑形状。坐在他对面的刘柳再将磨好的料子分类，传给下一道工序去雕刻。刻刀在车间里嘶吼，石末飞舞，每个人都是全套防护，帽子口罩眼镜，加上一模一样的工装，人都如同手中的产品，批量生产几乎一模一样。

在车间里，他没有想过看看她的样子，想看也看不清楚。直到有一天在厂门口遇见，她主动和他打了招呼，她是一个皮肤白皙个子高挑眼睛水汪汪的女人，王小鱼也走近了些和她打招呼，闻到了车间出来的人特有的石头味，有些潮腻的咸腥。

他和刘柳认识了三年后，他想向刘柳求婚。不是因为很喜欢，而是陷在日复一日的工作里，除了刘柳，他也没有机会认识别的女孩子。他的家在陕西宝鸡的一个村子里，家里弟兄三个，大哥娶媳妇，已经让家里欠了一屁股债，父母正犯愁的时候，二哥出去打工，相好了一个四川的姑娘，没花一分钱就娶了媳妇，这在村里一时成为美谈。

他每个月发了钱，总要请刘柳吃饭。玉器城向南约两公里的夜市摊，

有几家卖羊骨头汤的，都是些别不太净的骨头，铁锅慢炖，骨头上的碎肉能够美餐，汤能解馋，还有些骨头可以用吸管吸出髓来。两个人去那里吃一顿，余味在嘴里盘旋好几天。好几次吃得痛快了，回来的路上，刘柳就在电瓶车的后座上，轻轻搂住了王小鱼的腰。他也忍不住摸了她柔软的手背。他没有摸她的掌心，那里在分拣的时候，会被石碴划破，经常新伤压了老痕。

刘柳，你想嫁个什么样的男人？

对我好的。

不想嫁个有钱人？

当然想。

他的车慢慢走了约两千米，在河流的分汊处，有一大片别墅，他师傅陈长年的家就在这里。门前有湖房后有花园，门口有一对五十厘米高的石狮子，摆在不太醒目的位置，雕得很安静，像是师傅一样慈眉善目。

陈长年是这附近很有名气的玉雕师，门口的狮子洁白如同汉白玉，在尾巴那里却用了镂空雕，俊秀灵动，行家一看就知道是石粉压成的粗劣货。真正的汉白玉质地坚实，韧性差，没有人能在这种石头上面用镂空雕，雕出飘扬的尾巴。他的室内却是藏满了很多名贵的雕品，仅在卧室里摆的那对翠玉麒麟，有人开出三千万的价钱，师傅连头都没抬。

翠玉麒麟是陈长年最公开的一对精品。是他自己选了上好的翡翠手雕的。红黄为翡，翠为绿，以翠为贵，色差一分，价差十倍。麒麟周身绿浓得要滴出来。更难的是，一对麒麟分开摆放是两只，还能合在一起，另一只的公麒麟嵌入母麒麟的腹中，首尾相连就成了一只，寓意麒麟送子。

师傅是想要个儿子的，人前人后不止一次说过自己的遗憾。他只有一个女儿，婚后十年，三十五岁的年头上才被麒麟送来。陈苗苗今年二十五岁了，听到车响，就跑过来开门。她有点矮胖，跑起来如同一团肉在滚动。她一脸的不高兴，看了一眼王小鱼，扭头就往回跑。王小鱼看她奔跑的速度，就知道是因为给自己开门影响了她玩手游的兴致。他笑着说声“谢谢”，陈苗苗匆忙进屋子的时候还是回了他一句“不客气”。

陈长年背着双手站在院子里，看着墙角的无花果。绿色的小果一层层在叶茎间若隐若现。他的家教极严，陈苗苗刚从技校毕业的时候，被他撵

到自家厂里做雕刻工。厂长悄悄把她安排在财务室，陈长年知道后，训了厂长一顿，却也听之任之了。不过厂子里的人只知道财务室有个喜欢旷工的陈苗苗，却不知道她的身份。王小鱼在陈宅第一次见到她时，也是很惊奇，更觉得师傅这里，深不可测。

陈长年深不可测的眼睛忽然睁大了。

一百万？

是的。看着师傅的表情，王小鱼的心也抖颤了几下，他一步步走回车的腿都有些发软。他听见陈长年大声喊陈苗苗帮他抬石头，声音依旧如平常一般严厉。

陈苗苗蹦跳着出来了，比他还先一步跑到车跟前。手游也关掉了，眼睛睁得很大，大声笑着说，小鱼哥，第一次去赌石你都敢出一百万，有个性，让我看看这一百万的石头。

翡翠赌石，可赌雾、种、底、裂、色，在这邻近的市场上，并没有这样的档口。王小鱼充其量只能算是买了一块原石，由于没有切擦，外面的风化包皮在，里面的货色极难识断，可能买涨也有很大几率买跌，在这市场里，就叫赌石了。

最初喊五十万，一群人抬价，一路抬到九十八万，我也不知道怎么了，硬是喊了一百万。王小鱼笑着说。他不想在陈苗苗跟前露出自己的胆怯，这块石头他是将心一横拿下的，并不是脑袋一热。

他脑袋一热的事情是在打工的第四年，参加了厂里的玉雕培训班，这个培训班要业余时间学，还要自己交学费。没有人愿意去。他也不愿意去。刘柳说，你不会技术，一辈子就在这里磨石头，又能攒多少钱？能娶得了媳妇养得了孩子？

他就极不情愿地报了名。等到他在班里脱颖而出，被陈长年收为徒弟，学了一年后，他告诉刘柳，玉雕是艺术不是技术。

是的，艺术品能卖更多的钱。刘柳说。

艺术不是为了钱。他说。

那艺术品标价做什么？越有艺术的产品标价越高，艺术还不是技术了？你看，我没上培训班，也跟你学得有水平了。刘柳说。王小鱼说不过刘柳，

因为现实就是刘柳说的那个样子，但是他还是坚信玉雕就是艺术，再回头看自己在生产线上批量加工的粗糙品，浪费了大量的玉料，心头竟有些不安。可是他不走进真正的玉雕世界，是没有这种感觉的，他觉得在刘柳这里失去了共同语言

石头也是有语言的，他觉得自己听懂了这块石头。这些年他没有雕出能卖个好价钱的艺术品，一直觉得心里有块空荡荡的地方需要填满。他省吃俭用，存款也才五位数。买了套小房子，开着师傅家闲置的这辆旧车。师傅喜欢让他开着这辆车，从来都不提这辆车是自己送他的，因为他可以随时随到，开着车去师傅想去的地方。人比车好用多了。

师傅很喜欢他。不止在一个场合说王小鱼就像他的儿子。就有好事的人说，师徒如父子啊，要是再招成女婿，您就享福了。陈长年总是笑而不答。半月前，玉器城的一个大老板上门来提亲了，说自己的儿子很喜欢陈苗苗，只要师傅点头，北京一套学区房，国外一套别墅，直接写在陈苗苗的名下。

师傅依旧笑而不答。在提亲的人走后，对王小鱼说，小鱼，你去市场挑块石头吧，看能雕出一个好东西不，苗苗要过生日了，想送她个礼物。

师傅说了想送，没说谁想送。

王小鱼见过那个老板的儿子，人长得很帅气，说话办事都很有气势，大有将家业发扬光大的样子。他也知道他们家不是喜欢陈苗苗，他们是喜欢陈长年的一屋子宝贝。这些宝贝，王小鱼也喜欢。可是他觉得自己跟人家比起来，微小如同尘埃。

师傅穿着布底鞋走近石头，将手放在黄色的油皮上，仔细摩挲了一回，眼神突然犀利，似要穿透石头的包皮，看清楚里面的种和色。

神仙难断寸玉。隔着皮壳的玉，就像是人深藏的心，多变。

从皮色看，一百万是值了。

所谓的相由心生，其实是以貌取人。隔皮断玉，也就是看这皮囊，总以为粗皮子里面的玉会粗糙，细皮子里面就是嫩肉。行话说，龙到处行水，已经提醒了赌石的人不要仅凭皮色断货。但是在这副好卖相下，这块石头还是被哄抬到一百万。王小鱼几次想走开，总是舍不得，他有个直觉，这里面一定藏着一块上好的翡翠。

世上的玉，有人遇不到，有人买不起。

王小鱼算了一下，自己把房赌上，还要再借些钱。他拿着手机，一瞬间很彷徨，他不知道该跟谁借钱。师傅有钱，用他的钱买礼物送陈苗苗，那就是师傅送的了。师傅要送的话，何必劳烦自己？

师傅会不会是想让自己送一个贵重的礼物给陈苗苗？或者说，就是送聘礼。

他犹豫了很久，给刘柳打了电话。刘柳三年前和几个同乡合伙买了台机器，做机雕，客户设计了图案，机器直接刻好，操作简单，省工，出货快。她劝王小鱼也买一台这样的机器，说已经赢利了。

刘柳接了他的电话，果然爽快答应了。隔了一会，拿着钱来了，说借了很久，能借钱的地方都去借了。

倾家荡产啊，我不敢买了。王小鱼说。

刘柳的眼睛半闭了一下，似在思索。她的眼睛在遇到大事情的时候，总会这样，如同什么？王小鱼以前没体会出来，在市场喧嚣的人群中，他看到了刘柳的静，如同玉雕佛像微睁的眼睛，二分开八分闭，象征着雕像处于一种“禅那”的境界（禅那是指一种修行，心极专注，虚灵宁静）。

我相信你看不走眼。她说。

世上太多杂乱，修行的人，都是半睁，眼不见心不乱。

她相信他，市场上的一切都不再看见，她以为王小鱼买下石头后，会在市场上把玉当场切开卖掉，她想陪他赌一把。知道他要石头带到陈宅后，她将头扭向别处片刻，然后走开了。

小鱼，你想用这块玉雕什么？陈长年问。

万重山。他说。然后用手托了一下底部，石头的底部平宽，上部大而不规则。他说着比划着。陈长年点了点头，说，可以。

王小鱼想，如果成色好，仅一些边角料就能把本卖回来了。上面敲掉的部分至少还能出两对镯子。两对镯子就留下来，一对给刘柳，另一对，另一对也给刘柳吧。

陈长年的后院就是作坊。陈苗苗过了新鲜劲，又去玩手游了。王小鱼就和陈长年两个人将石头抬到了打磨机上，机器轻轻划过，露出一抹绿色，

在黄色的细皮上，如同沙漠里出现了绿洲。

机器又多走了些，露出了一大片的绿，在绿色上面，布满了裂纹。机器停住了，王小鱼一头大汗。

十宝九裂，无纹不成玉。陈长年拍了一下王小鱼的肩头，安慰他。

这不是王小鱼想的那种完美了，带裂纹的玉，雕不出完美的万重山。而且这裂纹弯曲着向内，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完整的玉。他有些颤抖着，将电锯移到石头上。

一刀穷，一刀富。赌石的人，在切开石头的时候，便切开了一辈子。

一些白色的灰尘落下来，一小片紫罗兰色闪过去，浓绿的色又出来了，裂纹仍旧如蛛网般攀爬在绿色上。王小鱼咬破嘴唇闭眼祈祷片刻，又沿着边缘切掉了一片，石头的断面整个出来了。他们不甘心，又平着切了一刀。

确实是玉，布满裂纹的玉。

帝王裂。陈长年长叹一声。

王小鱼站立不稳，跌坐在地上。

裂纹裂到无可救药，才叫帝王裂。这种布满裂纹的玉，是雕不了万重山的，一个镯子也取不出来。零碎着能做几个小件，怕是一万都卖不了。

一个香港商人半年前在陈长年那里下了订单，要一件翡翠万重山，长要一米三，高要不低于一米，出价两千万。这么大的玉很难找。王小鱼敢出一百万买这个石头，心里是有了十足打算的。万重山可以卖给客户，拿着两千万娶陈苗苗。也可以把万重山送给陈苗苗，两千万的聘礼，体面大方。

这把万重山视为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。

虽然说十玉九裂，他没想到自己能遇上极为少见的帝王裂。

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喜欢陈苗苗，还好他不讨厌她。对于能给自己带来一生富贵的人，不讨厌，就是很喜欢了。

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房产证已经给了在石头旁放贷的人了。他们就是专做这个生意的，掂着钱站在赌石的人群里，看谁急用。如果赌赢了，王小鱼稍加些钱就能赎回房子。赌输了，就得把房子给人家。还好王小鱼给这个人雕过一个五十厘米的和田玉关公，仅收了五百元的辛苦钱，当时看他一副憨厚的样子，竟以为是市场上普通的打工仔。

这个黑瘦的中年，也还念旧情，放贷的时候就说了，允许王小鱼先住着，不用考虑搬家的事情。但房子已经不是他的了，王小鱼唯一的财富，就是师傅的车。他开着车，沿着河，载着倾家荡产的石头，缓缓地驶着，比去时更慢。

他看见了刘柳，还一动不动地坐在河边的长椅上。他去的时候记得她是这个姿势，回来的时候依旧是。他停了车，走了过去。

赔了，帝王裂，命真好，连这都能碰上。

刘柳的眼睛睁大了，跟着他走到石头旁，看着那纵横的裂纹，站了很久。河湾里吹来了很凉的风，她的头发飘了起来。

还没切到底，说不定底下会有点好的呢。

不会了，看这裂纹一定是到底的，就算底下有点好的，也雕不了万重山了。

为什么一定要雕万重山？

王小鱼沉默了。

我相信你赔不了钱，王小鱼，你是个好运气的人，我们再切切看。

卖石头的见他抱着石头转回，看了一眼，叹了口气，并没有太多语言。这种事情他们早已司空见惯，几声唏嘘也还是当面的一点人情味，背后都是冷言冷语。人都是这样，看不惯赌又喜欢看赌。他又替王小鱼从底部平切了一刀，莹莹一片绿，并没有裂纹。

你女朋友是个有福气的人。他说。刘柳红了脸。还要再继续切吗？他问。旁边有人喊到了十万，要再切一刀。

不切了。王小鱼说。

有没有人买这个的，再出点好玉，不止一百万了。卖石头的吆喝着。

行，一百万卖给我吧。人群中走出一个四十多岁的白胖中年人，眯眯的笑眼，看着有点眼熟，却又想不起在哪里见过。

卖了吧。刘柳说。

不。我自己就是玉雕师，我知道该怎么雕。王小鱼说。

就是。就底部这片玉，最少能出三对镯子，顶部有裂纹的玉，也可以做几个小的翡翠白菜，怎么雕都是亏不了的。你们看，在我这里买石头，

多烂的货都亏不了。我的石头都是正经的老坑老料，看看，看看，一个坑出的石头还有好几个，这块才卖两万，这个哥们，快过来看看。卖石头的借势开始吆喝。

如果底部这片玉的厚度，连镯子都不够呢？根本卖不了一百万。小伙子，还是出手了吧，你赔不起。那个中年人仍然没有放弃。

人群仍在沸腾，询价的砍价的乱成一团。

不卖，也不切了，这个石头我本来是买了要送人的，我还是要送给她。王小鱼说。

刘柳没有说话。半闭着眼睛和他一起离开玉器城，车驶到河边时，突然说，停车。

车戛然而止。他们的身子在安全带里晃动了一下。

你留着石头要做什么？

雕万重山。

都裂成这样了，能雕成吗？

山上有石，石中有玉，玉上有纹，纹中我想也可以雕出山。这石头的形状，这色度，不用这个雕，我怕一辈子也很难再遇到这样一块石头了。我觉得是缘分。

然后呢？雕成万重山以后呢？

王小鱼想了想，说，我不知道。

是不敢说，还是不知道？

真的不知道。

刘柳就下了车，走出了一段距离后又走了回来，敲开王小鱼的车窗，露出一张淡妆的脸。

今天借给你的五十万，有三十万都是我借别人的，你打算什么时候还我？

雕成万重山以后。

我这辈子能等得到吗？

相信我，用不了多久。

刘柳笑了，王小鱼第一次注意到，原来她是双眼皮，如同两弯新月在

脸上一闪一闪。

那你给我打个欠条吧。一个月内还。

我怕一个月内还不上，万重山啊，最少也得一年雕。

一个月内必须还，还要加利息。不给你多要，一分的利，还的时候连本带利还。

市场上经常有人应急借钱，利息有时候能高到四分，一分的利，刘柳确实留着人情。

如果有可能，在万重山和二千万之间，刘柳会选择哪个呢？王小鱼想。

又回到陈长年那里的时候，他正在削竹篾，面前已经堆了一堆，手里还拿着些，细竹子在他手里如同他的手指一样灵活，快速地变成长短不一，宽窄各异的薄片。

您都知道了？王小鱼说。

你是我得意的徒弟，还记得玉雕培训班里，你雕的那只蝉吗？别人都雕振翅欲飞的蝉，只有你雕的那只是正在蜕壳的蝉，身子痉挛，脑袋努力向前伸着。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决定，要把手艺传给你。

师傅您还记得那么清楚啊。王小鱼说，我自己都要忘记了。对了，那天是我去晚了，别人把好料子都挑走了，就给我留了一个半黄半白的石头，我只能这样雕了。

这就是缘分了。玉，也是遇，靠的就是随形就势，走哪算哪，有什么就是什么。陈长年说着，将手中竹篾递给王小鱼，然后看着他的眼睛，叫苗苗和你一起完成万重山吧。

王小鱼想了很久，微笑着摇了摇头。

陈长年拍了拍他的肩头，好徒弟，能成功的大师，在每一件作品上，都能放开自己的手，手随心走。

去的路上他还想着请教师傅，该怎么在裂纹上完成万重山。没想到师傅已经替他准备好了工具，镂空雕时，要用到这种有弹性的竹篾做支撑，以柔制刚，托起裂纹上的支撑，等到雕刻完成，才能取掉竹篾。

万重山，山山相叠，虽然雕不出一万座山，至少也要有一万座山的样子。王小鱼对着石头冥界苦想，想着该从哪里下第一刀。

一个月后，他都没有刻下第一刀。刘柳给他打电话催债，他说再等等。又过了一个星期后刘柳过来了，看到他仍坐在石头前，室内光线半明半暗，他的脸如同浮雕一样，开始出现骨头的样子。

你瘦了。她说，又何必这样？石头卖了，再买别的，这样满是裂纹的石头，怎么下手？

人有来处，一辈子也在找归处。万重山也该寻到山的起处和尽头。王小鱼说。

刘柳的眼睛半闭着说，得还钱了，人家一直在催我，我都不敢出门见人了。

能不能再等等？我是一定能雕成的。

既然已经有了买家，你为什么不叫买家先付了定金，你好把钱还了，也好安心做你的艺术。

这是艺术。我不为他雕，我为自己雕，为自己的喜欢雕。

刘柳就哭了起来，说，我们几个人合伙的机器，已经买不来料子了，你不还我钱，我们就要停工了，我们的订单是有交货日期的，交不了货还要被罚。王小鱼，我好心帮你，你不能欠债不还。

王小鱼看着刘柳泪流满面，心中也一阵惭愧，他说，行，我一定想办法。他又有什么办法可想呢？他只好去找师傅。

师傅的家挂着喜庆的红灯笼，门口的石狮子也用红绸围了脖子。门大开，师傅一家人正喜气洋洋地站在院子里。

小鱼，来得正好，给你介绍一下。这是杨格，苗苗的男朋友。杨格，这是我的徒弟。

杨格面色白净，长得比许愿几套房子的富二代还要帅气。他主动伸出手来，小鱼师兄，您好。

王小鱼和他握了手，惊讶地说，师傅，这么大的事情，我没有一点准备。今天是订婚，家宴，也就想告诉你呢，你刚好赶上了。

刚好苗苗站在院子的角落里玩手游。他就走了过去，说，恭喜啊，苗苗，认识多久了，也不给我说一声。

苗苗抬起头，说，谢谢小鱼哥。才半个月。

好快。

是啊。他是杨三刀的小儿子，我们小时候见过，高中的时候他出国留学了，刚回来。

杨三刀就是那个喜欢红色的玉器城老板，少年的时候赌石，三刀遇到三块极品玉，从此暴富。没有人知道他有多少钱，只知道他到处都有项目。

王小鱼顿时觉得自己两只脚在院子里无处安放，就悄悄地走了出去。

他回到屋子里的时候，发现门被撬开，石头不见了。桌子上放着一张字条：石头取走，卖一百万，你的给你，我的还我。桌子前的地上扔了好几个烟头，还有些乱七八糟的泥脚印。烟是市场上常见的茅庐烟，王小鱼不抽烟，这些到处可见的烟头在他的屋子里突兀地出现，就显得很陌生。

他打通了刘柳的电话，很平静地说，今天去师傅家了，苗苗订婚，一家子都在忙。明天早些去，叫师傅做担保，问客商要定金。

刘柳说，你早些为什么不要？

王小鱼说，那个客商如果提前交了定金，一定会要求雕成什么样子。而不收定金，自己想雕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。

这有区别吗？反正你终究要卖给他。

有区别。按要求雕的是产品，虽然是手雕，还不如机器雕的标准。按自己的想法雕出来的，才叫艺术品，才是自己的，虽然卖了，也按着自己的想法雕了一回。这玉虽然有裂，我仔细看了裂纹的分布，顺着天然的纹络雕成万重山，简直是绝品。

刘柳在电话那端沉默了很久，才说，石头你可以先拿走，后天一定把钱还上。

香港的客商听陈长年说寻到了好玉，通过视频看到了裂纹，有些犹豫，听到陈长年愿以多年的声誉担保，便答应先付一百万定金。他从微信上发过来一幅画，叫王小鱼按图雕。

猛一看，这画是层峦叠嶂很有气势的万重山，仔细看，却和十元人民币的背后图案极为相似。王小鱼不禁哑然失笑。

刘柳没有来取钱，叫王小鱼直接转账给她。欠条也是托别人送过来的。送欠条的人叫江雨，曾经的同事，跟王小鱼和刘柳都很熟。他送欠条的那

天，还给王小鱼买了一袋瓜子糖果，围着石头转了两圈，啧啧称叹了一番，抽了两支茅庐烟，然后替刘柳说了些感谢的话就走了。他打开门后，几乎是蹦跳着冲下了楼梯，王小鱼还没来得及关上房门，他蓝色工装的影子已经消失在楼梯间。食品袋里有一个信封，王小鱼打开后，里面是一沓钱，点了点，刚好是借条约定的利息，他转给了刘柳，她又退了回来。

他想给她打个电话，她已经关了机。他想了很久，不情愿地打给江雨，也关了机。问了别的朋友，说刘柳生意赔了，转卖了机器，和江雨一起去了广州。他又反复打了多次，天地茫茫，已是寻而不见。知道他们结婚的消息，是在一个月后，其他朋友的微信朋友圈里，晒出来了两个人幸福亲嘴的照片。刘柳的眼睛全睁着，很大，很漂亮。

王小鱼看了一眼就放下了手机，拿起了雕刀。他看着图样，却一点也不想去按图雕，他的刻刀在玉上鸣叫着，却找不到目标。他想按自己的想法雕，可是自己的想法是什么？忽然间想不到了。他的眼前，他的心里，也就只有客户发来的图样。

这不是自己想要的。

可这是别人想要的。

王小鱼小区的院子里有六棵雪松，这是小区仅有的一点绿色。叶子一直如同绿针，在小区里闪耀。雪松还没有落上雪，去日本滑雪回来的杨格和苗苗挽着手走了来。

苗苗给王小鱼带来了几瓶鱼子酱。他嘴里说着感谢，接了过来，没有一点想尝尝的欲望。然后苗苗就欢快地和他讲起旅途的见闻。他们一直在室内站着，让了几次都没有坐下。苗苗的胳膊也始终挽着杨格的胳膊。杨格面带微笑，不停走动，目光在屋内巡视。听到苗苗不停夸奖王小鱼精湛的雕刻技术，就将目光停在快要雕完的万重山上。然后轻轻地说，师兄，这个图案很粗糙，有点毁玉了。

说完他就拉着苗苗走了，说晚上有朋友聚会，叫苗苗赶紧去做头发，这个发型太随意了。苗苗走到门口的时候回过头来说，小鱼哥，他就知道吃喝玩乐，不懂艺术，你雕得很好的。

王小鱼忽然跳了起来，猛地将门撞上。剧烈的声响，将室内的吊灯都

震得晃了几晃，落下些白灰，洒在王小鱼的头上。他的黑发中夹杂了很多白发。他哭了起来，没来由地哭了起来，屋子里他只想有自己，任凭苗苗在外面使劲敲门问是怎么了，他都装作没听见。

他不想别人理解他了，他只想跟这块玉在一起。他又用了半年时间完成了万重山，玉和他日夜在一起，他已经熟悉了它的一切，理解了裂纹只是它的一种倾吐。他能听到它说话，他眼中沁满血丝的时候，玉那莹润的光亮中，也会出现微微的红色。他闭着眼睛睡觉的时候，觉得玉就坐在他床前。他的刻刀在它身上走动的时候，就像是自己止住啼哭在母亲的怀抱里睁开眼，也像是自己的怀抱里有个婴儿笑着睁开了眼。

去交货的那天，他十分舍不得。他特意约在水上交货，山水相逢，才能展现出万重山迷人的魅力。

收货的客户到了。那天天也很晴朗。云在水里变幻着。客户只看水，没有看玉。他说，水很漂亮。然后说看起来和我发给你的图片不像啊，我不能给你这么多。

王小鱼微笑着，将万重山移到船边。

上午九点钟，太阳将万重山在水面上拉成一条直线，水面上清晰地出现了一个不一样的万重山，与船上的万重山紧相连，仿佛是两座连绵起伏的山，中间横亘了人间。他又换了个角度，水中的山立刻就又是一个样子。

船上的人静止了，张大了嘴巴，瞪大了眼睛。

山有山的样子，老板发的图片，只是这万重山其中的一个样子。要是是一个样子两千万，那您得付我几个两千万呢？

他轻轻地去取万重山上的竹筏。一阵风刮过来，船身晃了几晃，水中的山影便也晃了起来，如同千座万座。

客户说，值，你不能加价啊。

不会。山是没有价的，我们已经约好价钱，就是它的价钱了。王小鱼轻轻抚着万重山说。

船身在风中抖了几下，玉雕在船身的抖动下，来回倾斜着，水里的山便变幻出不同的样子，所有的人都被水中的山影吸引了，等到玉雕掉进了水里，才齐“啊”了一声。王小鱼翻身入水，去捞玉雕。

万重山入水的时候，在船舷上撞了一下，竹筏散开，上面的玉四散入水，捞出来时，残缺不全。船上人又将万重山放于船边，跌落了巧妙的折射，水里再也没有万重山了，只有一座模糊的玉雕倒影。水淋淋的王小鱼，坐在船头发呆。

没有山了。山是永远都在的，却只在人间停了不到一分钟。他呆呆地笑了。

怎么会这样？还能修复吗？那个客户问王小鱼。

不能了。王小鱼摇摇头，目光呆泄。抱着玉雕，轻轻亲了亲，纵身跳入水中。等再次打捞上来的时候，只有万重山，人却不知被冲到了哪里。

随着裂纹雕就的山，如同自然生成，却不结实，被水一冲，破碎不堪。客商觉得这玉不吉利，长叹一声，没缘分啊，将它退给了陈长年。也没有索要定金，失望地离开了玉器城。

陈长年见到玉后长叹一声，说，我的徒弟，太执念了，万重山，非得有山才行吗？可你走了，师傅这手艺又能去哪里找一个执念的人往下传？他说完，眼里现出莹莹泪光。

他闭门半年，修复了残破的万重山。一波碧水，一叶轻舟，一个半闭着眼的长髯书生，袍袖被风卷起。舟向前，他面向后，面前是隐约的几座小山，很远。水里有三条鱼，一条跟着舟，一条半跃出水面，另一条则逆流而行。只是这么美的画面，到处都是残缺，不是这里少了一块就是那里少了一片，让人觉得这片安逸背后，不知道经过了多少触目惊心。

2019年3月的玉博会上，这个玉雕，以四千万的价格拍出，艺术品的名字叫，轻舟已过，作者是王小鱼。

带着玉雕参加拍卖的，是陈长年和他的师弟，一个白胖中年人，一说话就是眯眯的笑眼。

发表于《当代小说》2021年第9期